

盐铁论简注

马
非
百
注
释

盐 铁 论 简 注

马 非 百 注 释

中 华 书 局

1984 年 · 北京

盐铁论注释

马非百注释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4 印张·258 千字

1984 年 10 月第 1 版 198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册

统一书号: 2018·223 定价: 1.55 元

前 言

《盐铁论》是汉宣帝时庐江太守丞汝南人桓宽就原有关于盐铁会议的“议文”(见《汉书·车千秋传·赞》),也就是今天所谓的“会议记录”整理编次而成的一部专书。盐铁会议举行于汉昭帝始元六年(前八一年)。双方的代表人物,一边是以御史大夫桑弘羊(祥)为首的政府当局,一边是由民间新选拔起来的地方代表,贤良茂陵唐生、文学鲁万生、汝南朱子伯、中山刘子雍、九江祝生之伦六十余人(《见盐铁论·杂论篇》及《汉书·车千秋传》)。丞相车千秋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但他知道这是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不愿意得罪任何一方,就袖手旁观地捂着嘴,一句话也不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桑弘羊则紧密结合现实斗争,继承和发展了进步政治家商鞅、韩非等的法治主义学说,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发言达一百一十四次之多,舌战群儒,力排众议,把贤良文学们驳得体无完肤,狼狽不堪,从理论上捍卫了汉武帝的革新前进的政治路线。他的助手御史和丞相史,也分别发了言(御史十九次,丞相史十五次)。据会议记录整理者桓宽说:这些人都不过是所谓“成同类,长同行,阿意苟合以说其上”(《杂论篇》)者,故其所言,也可以看成是代表桑弘羊的意见的。尽管桓宽倾向于贤良文学一边是很鲜明的,但仍然没有掩盖住桑弘羊既有实践又有理论的大政治家和大思想家的光辉。

这次会议,似乎前后进行了两次。第一次以盐铁、均输、酒榷等官营财政经济政策之兴废为讨论之主题。贤良文学主张罢去,而桑弘羊则反对之。讨论的结果,是政府允许罢去郡国酒榷

和关内铁官，并任命贤良文学为列大夫，以示优礼（见《取下篇》及《击之篇》）。第二次以继续抗击匈奴完成武帝遗志为主题。此意见由桑弘羊于贤良文学向丞相及御史大夫辞行时提出，而贤良文学亦予以否决。此外，在第二次会议中，还附带讨论了法治与礼治问题。双方言论，前者具载于《取下篇》以上诸篇，后者具载于《击之篇》以下诸篇。

首先，在第一次会议中，那些迂腐儒生们在盐铁等问题上，煞费苦心，大作文章。表面上看来，似乎只是一个财政经济政策问题，实际上则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的政治路线问题。贤良文学们打起“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的儒家学派的旗帜，向桑弘羊主持的盐铁等企业官营政策肆行攻击。因为他们深深知道这个政策的实行，是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抗击匈奴侵略的一项重要措施，如果把它取消了，也就是迫使中央政府放弃官营工商业阵地，让诸侯王和大工商业主重新把持这些财源，以便更加猛烈地兼并土地，破坏农业，从经济上挖掉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墙脚。但桑弘羊的立场是坚定的，对此，他当然是坚定地站在汉武帝路线一边，捍卫官营，反对私营。他的理由共有四点：

一、桑弘羊从封建地主阶级的国家与法权观念出发，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山林川泽等自然资源，在法律上为君主所有，亦即为最高地主所有，从而独占之，乃为理所当然之事。所以说：“家人有宝器，尚函匣而藏之，况人主之山海乎？”（《禁耕篇》）

二、桑弘羊以为征外安内，富国强兵，必须有巨大的费用。此等费用，求之于官业收入，则绰有余裕，人民不感痛苦，上下俱足。所谓“不赋百姓而师以赡”。舍此之外，实无其他财源可以代之。盖桑弘羊所处之时代，乃整个反匈奴侵略战争之时代，其间开辟疆土，视高惠文景时几至一倍。用兵数十年之久，每次出

兵，动辄数万乃至数十万人。仅以元朔六年（前一二三）及元狩四年（前一一九）两次颁发将士赏金而言，即先后用去黄金七十余万斤（见《史记·平准书》）。而这些都是由官营事业之利入才能供给的。所以说：“盐铁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军旅之费，务蓄积以备乏绝，所给甚众，有益于国，无害于民。”（《非鞅篇》）

三、一切经济斗争都必然要变成政治斗争。桑弘羊以为权利之处，必在深山大泽之中。如果自由开放，“废弛而归之于民”，则豪强之家，聚众必多，易于“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复古篇》），其结果，或者如吴王濞之“私威积而逆节之心作”（《禁耕篇》），或者如齐国之“公室卑而田宗强”（《刺权篇》），故非实行官营，把这些重要的生产资料掌握在地主阶级中央政权手中，便不足以摧毁分裂割据势力的物质基础，而消灭祸根于无形。

四、桑弘羊又针对贤良文学们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指出所谓“民”决不是抽象的。桑弘羊当然不是阶级论者，但他把“民”区分为“豪民”与“佃民”（或“齐民”），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他指出：“权利之处，必在深山大泽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禁耕篇》）因而必须反对“浮食豪民好欲擅山海之货以致富业，役利细民”（《复古篇》）。如果不认真抓起来，而“放民于权利，罢盐铁以资暴强，遂其贪心”（《禁耕篇》），就会使“强御日以不制，而兼并之徒奸形成”（同上），而造成“强养弱抑则齐民消”（同上）的不良后果。故实行官营，乃所以“抑制兼并”，“排富商大贾”（《轻重篇》），“绝兼并之路”（《复古篇》）。所谓“损有余而补不足”（《轻重篇》），对国家和人民都是有利的。

其次，他们也讨论到抗战与和亲的问题。这是在第二次会议中桑弘羊自己提出来的。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完全是反侵略的正义的民族自卫战争。贤良文学们打起儒家学派“贵以德而贱用兵”的幌子，攻击这一战争是“废道德而任兵革”，妄图投

降匈奴侵略者。桑弘羊站在维护国家统一、坚持抗战的立场上，义正辞严地驳斥了贤良文学们的投降主义的和亲论。他正确地总结了西汉历史上和亲政策不能制止匈奴侵略的惨痛的经验教训，指出匈奴“数和亲而常先犯约”，“贪侵盗驱，反复无信，百约百叛”，一贯背信弃义。对这样凶恶的敌人，决不可抱有任何幻想，只有用反侵略战争去打击它，而不能用仁义道德等空洞教条去感化它。他精辟地阐明了反侵略的备战思想，说事先不准备，临时就不能应付突然事变。因此，必须坚持屯边政策，“筑城以自守，设械以自备”（《和亲篇》）。“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险固篇》）。抗战，当然会付出代价，但从长远和全局观点来说，“初虽劳苦，卒获其庆”（《诛秦篇》）。这就狠狠地回敬了那些妄图投降叛变、破坏国家统一的无知儒生们。同时，也充分地说明了桑弘羊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复次，在第二次会议中也谈到法治与礼治的问题。桑弘羊是杰出的革新派政治家和思想家，当然是主张法治、反对礼治的。其理由有二：一为历史的进化观点。桑弘羊也和他的先辈商鞅、韩非等一样，是一贯相信历史进化论的。故绝对不能承认儒家学派“百世不易之道”（《刑德篇》）的形而上学、复古倒退的礼治主义。他以为古今时势不同，情况也不一样，因而用以解决问题的方法措施也应该不同。他主张根据现实情况决定施政方针，要“知趋舍之宜、时势之变”（《利议篇》）。所谓“异时各有所施，今欲以敦朴之时，治抗弊之民，是犹迂延而拯溺，揖让而救火也”（《大论篇》），那是徒有其名而不可行的。二为“礼让不足禁邪，而刑罚可以止暴”的观点（《诏圣篇》）。恩格斯教导说：“没有暴力，没有坚定不移的无情手段，历史上任何事情，都是不会成功的。”（恩格斯《民主的斯拉夫主义》）桑弘羊也认为法者乃至高无上之原理，有法则治，无法则乱。故曰：“慈母有败子，小不忍

也；严家无悍虏，笃责急也。”（《周秦篇》）如不实行法治而主张礼治，就无异于“不立严家之所以制下，而似慈母之所以败子”（同上）。结果，不惟无益而又害之。

正由于桑弘羊主张法治，反对礼治，所以他对于古今法家代表人物和儒家代表人物的态度，也就爱憎分明，界限显然。在盐铁会议中，他和他的助手御史们不止一次地歌颂了法家先辈，如管仲、商鞅、吴起、申不害、韩非、李斯，特别是对于商鞅和李斯，赞不绝口。他说商鞅“战胜攻取，并近灭远”，“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功如丘山，名传后世”（《非鞅篇》）。说李斯“奋翼高举，龙升骥骖，过九轶二，翱翔万仞，功侔伊、吕，名巨太山”（《毁学篇》）。对当代执行汉武帝法治主义政治路线的代表人物，如张汤（《轻重篇》）、杜周、王温舒（《大论篇》）等，也都是予以充分肯定。至于对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则不论其为古人，或者今人，桑弘羊对之皆无片言只字之好评。他首先把儒家学派的老祖宗孔丘和孟轲拉了出来，指出：“孔子修道齐、鲁之间，设教洙、泗之上”，而“鲁国之削滋甚”。孟轲“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弱燕攻齐，长驱至临淄，湣王遁逃，死于莒而不能救”。证明“儒家之安国尊君未始有效”。（见《论儒篇》）又说：“孟轲守旧术，不知世务，故困于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圆，故饥于黎丘。”（同上）

桑弘羊对于七十子之徒，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他们都是“不耕而学，乱乃滋甚”（《相刺篇》）。特别拿“宰予昼寝”和子路“鄙心犹存”为例，来证明孔丘的教学方法只能“外变二三子之服而不能革其心”（《殊路篇》）。甚至提出“使二子不学，未必不得其死”（《讼贤篇》）的推论来。对原宪、孔伋“当世被饥寒之患”，颜回“屡空”（《贫富篇》），“包丘子不免于瓮牖蒿庐”（《毁学篇》），也都有毫不容情的指责。此外，则凡是当代之以儒学起家

者，如赵绾、王臧、东方朔(《褒贤篇》)、公孙弘、倪宽(《救匱篇》)、东海成颺、河东胡建(《讼贤篇》)、颜异、狄山(《论排篇》)、褚太、徐偃(《刺复篇》)、吕步舒(《孝养篇》)之流，桑弘羊对之亦无不尽情揭露，予以严厉的批判。甚至以儒家之“首摄多端，迁时而不要”，为秦始皇“燔去其术而不行，坑之渭中而不用”之主要原因，从而肯定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进步作用。(见《利议篇》)

至于对参加会议之贤良文学们，则更是指着鼻子给他们以教训，毫无假借。他认为贤良文学们是一些只会“明枯竹，守空言”(同上)，“呻吟稿简，诵死人之语”(《大论篇》)，“不耕而食，不蚕而衣，巧伪良民，以夺农妨政”(《相刺篇》)的蠹虫。指出他们“不知趋舍之宜，时世之变，议论无所依，如膝痒而搔背”(《利议篇》)，“通一孔，晓一理，而不知权衡”，“以所不睹不信人，若蝉之不知雪”(见《相刺篇》)。甚至把他们比之为“燕雀”，为“坎井之蛙”，称之为“拘儒”(《复古篇》)，喻之为“若醉而新寐，殊不足与言”(《忧边篇》)，骂之为“情貌不相副，若穿窬之盗”(《利议篇》)。其对于以孔丘为首的儒家代表人物之惟妙惟肖的刻画和描绘，可称为从《庄子·盗跖篇》以后最富有战斗性和艺术性的绝世奇文。

然而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桑弘羊虽是儒家学派的死对头，但他对于儒家学派的几部经典著作，却都有极深刻的研究。他读过《易》(大夫引《易》凡三次，见《本议》、《险固》及《论灾》等三篇)，读过《诗》(大夫引《诗》凡七次，见《力耕》、《通有》、《诛秦》、《世务》、《徭役》及《险固》等篇)，读过《春秋》(大夫言《春秋》凡十二次，见《非鞅》、《晁错》、《忧边》、《备胡》、《和亲》、《论功》、《刑徒》及《诏圣》等篇)，读过《书》(大夫言《书》凡四次，见《非鞅》、《论邹》、《诏圣》及《论灾》等篇)，也读过《礼》，(大夫有引《月令》之文，见《论灾》篇)。甚至《论语》和《孟子》，他也读得

滚瓜烂熟。(大夫引《论语》凡三次，见《通有》、《能言》及《险固》等篇。引《孟子》一次，见《刺权篇》。)他对于古代史和汉初的历史，都非常精通；尤其与对外战争有关者，更是如数家珍。(参看《结和》、《诛秦》、《伐功》、《险固》及《论功》等篇。)他也看过其他古书如《大公书》(见《禁耕篇》)及邹衍的《大九州论》(见《论邹篇》)等。在汉代，凡能精通一经者，就可以称之为专家。桑弘羊兼通经、史及诸子百家之学，且能知所去取。无怪乎桓宽要尊称他为“巨儒宿学悉然不能自解”的“博物通士”(《杂论篇》)了。

我在以前既根据本书及《史记》、《汉书》中所有资料，先后写成《桑弘羊年谱》、《桑弘羊传》，又想把本书中大夫及御史与丞相史的发言提高排印作为主文，而贤良文学的发言则一律降低二格，列于主文之次。并将书名改题为《桑弘羊学》或《桑子》。同时，还计划在洛阳创办“桑弘羊大学”或“桑弘羊学院”，和建立“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和大理财家汉御史大夫桑弘羊故里”的石碑于市中心，以资纪念。这些都是我在抗战时期借此作为坚决拥护抗战的表现。后因河南沦陷，上述计划未得实现。至今思之，于心犹有未安。

这部简注，是在一九六五——六六年我于家中养病期间，领导上要我辑录的《盐铁论集注长编》的基础上紧缩而成的。它有几个特点。

(一) 每篇都有释题，但极简单。

(二) 直接作出注解，在一般情况下，不引经据典，并尽可能用通俗语言。

(三) 有必要时，则在注解中加以申讲，使读者比较容易读懂。

(四) 对于过去错误的注解，如注解者不大著名及影响不大的，都只写“有人说”，不提姓名。对名望高、影响大的人，如郭沫

若、杨树达及其他有名的前代学者，则必须指名加以商讨。

（五）自己有所创见，如《未通篇》之“去尤甚而就少愈多”，《地广篇》之“临洮”，《颂贤篇》之“蓬头”，及《盐铁箴石篇》之“郑长孙”等，必须多说几句话才能说明的，也不一定过于精简。

（六）本书用简体字排印，原文中的异体字、俗字均改用目前通行的规范字，书中不再一一指明。

写到这里，我满腔热诚地感谢党，感谢各级领导。党和各级领导既为我在政治上作了平反的决定，又给我配备助手，帮着我各种不成熟的著作全部整理出来，分别在中华书局和河南、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施式英同志从誊抄原稿、核对校样，直到代向江苏人民出版社交涉出版等事宜，得力尤多。谨在此附记数语，表示感谢。今特乘此机会，将我研究本书的动机及其经过，略叙梗概，后之君子，幸进而教之。

一九八一年八月一日于北京

目 录

前言	1
本议第一	1
力耕第二	12
通有第三	20
错币第四	29
禁耕第五	36
复古第六	42
非鞅第七	51
晁错第八	63
刺权第九	67
刺复第十	74
论儒第十一	84
忧边第十二	93
园池第十三	99
轻重第十四	103
未通第十五	111
地广第十六	121
贫富第十七	129
毁学第十八	136
褒贤第十九	144

相刺第二十	152
殊路第二十一	164
讼贤第二十二	171
遵道第二十三	176
论诽第二十四	182
孝养第二十五	190
刺议第二十六	198
利议第二十七	202
国疾第二十八	208
散不足第二十九	218
救匪第三十	249
箴石第三十一	253
除狭第三十二	257
疾贪第三十三	261
后刑第三十四	265
授时第三十五	268
水旱第三十六	273
崇礼第三十七	280
备胡第三十八	285
执务第三十九	294
能言第四十	298
取下第四十一	301
击之第四十二	309
结和第四十三	314
诛秦第四十四	321

伐功第四十五·····	328
西域第四十六·····	332
世务第四十七·····	340
和亲第四十八·····	346
徭役第四十九·····	351
险固第五十·····	356
论勇第五十一·····	366
论功第五十二·····	371
论邹第五十三·····	378
论灾第五十四·····	381
刑德第五十五·····	389
申韩第五十六·····	397
周秦第五十七·····	403
诏圣第五十八·····	411
大论第五十九·····	418
杂论第六十·····	426

本议第一

本，基本；议，讨论。“本议”犹言这次会议中讨论的中心议题，指有关盐铁、均输、酒榷等官营事业而言。

惟始元六年^①，有诏书使丞相、御史与所举贤良、文学语^②。问民间所疾苦。

①惟，语助词。始元，汉昭帝刘弗陵年号。始元六年，公元前八十一年。

②诏书，古代帝王发布的文告。原文见《汉书·昭帝纪》。丞相，指田千秋。御史，这里应作御史大夫，指桑弘羊。下文另有丞相史和御史。丞相史，是丞相的属官；御史，是御史大夫的属官。贤良、文学是汉代选拔人才的科目之一。其中贤良是有功名的。汉昭帝始元五年（前八二），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举文学各一人。这里所说的贤良文学就是指的这些人。语，讨论。

文学对曰：窃闻治人之道^①，防淫佚之原^②，广道德之端^③，抑末利而开仁义^④，毋示以利^⑤，然后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移也^⑥。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⑦，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⑧，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⑨。夫文繁则质衰，末盛则本亏^⑩；末修则民淫，本修则民悫。民悫则财用足，民侈则饥寒生^⑪。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便也^⑫。

①窃，私，谦词。治人之道，指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方法。

②防，堵塞，杜绝。淫佚，又作“淫佚”，过度奢侈腐化。原，根源。这句话

是说要杜绝产生过度奢侈腐化的根源。

③广，推广，扩充。端，发端，本源。这句话是说要扩充推广道德的本原。

④抑，限制。末利，指经营工商业的利益。开，宣扬。

⑤示，启发，引导。毋示以利，不要引导人民去求利。

⑥这是说：如此，古先帝王的教化才能复兴；当今的风俗才能改变。

⑦郡国，西汉承袭秦朝的郡县制，同时又分封诸侯国。郡和国合称为郡国。盐铁、酒榷(què)、均输，指汉武帝推行的盐铁专卖、酒类专卖和官营贸易等政策。盐铁专卖始于元狩四年(前一一九)，扩充于元封元年(前一一〇)。当时所置盐铁官，计盐官凡二十七郡，为官三十有六。铁官凡四十郡，为官四十有八。酒榷官创办于天汉四年(前九七)，京师郡国都有。均输创办于元鼎二年(前一一五)，扩充于元封元年，都设在郡国。两者的数目，已不能详。

⑧散，破坏。敦厚，忠厚。朴，本质。化，风气。这两句话是说政府推行“与民争利”的政策，破坏了忠厚的本质，造成了贪婪卑鄙的风气。

⑨本，农业。趋，追逐。末，工商业。这是说务农的人少了，追逐工商业之利的人多了。

⑩文，外表。质，本质。亏，衰落。

⑪恣，诚朴、驯良。这段话是说提倡工商业，老百姓就奢侈；提倡农业，老百姓就诚朴。老百姓诚朴，财用就富足；老百姓奢侈，饥寒就产生。

⑫愿罢，希望废除。进本，奖进农业生产。退末，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广利农业，大大地有利于农业。便，便利，适宜。

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于边鄙^①。备之，则劳中国之士^②；不备，则侵盗不止。先帝哀边人之久患，苦为虏所系获也^③，故修障塞，饬烽燧，屯戍以备之^④。边用度不足^⑤，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⑥，以佐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⑦，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⑧，将何以贍之^⑨？罢之，不便也。

- ①匈奴，古之北狄种。其祖先出于夏后氏之苗裔淳维。其族随世易名，因地殊号。商、周间谓之鬼方，或曰混夷、獯鬻。周末曰玁狁。春秋谓之戎、狄。战国时始称匈奴。秦、汉时期已发展成为我国北方的一个奴隶制军事政权国家。数(shuò)，屡次。寇暴，侵扰。边鄙，边疆，边境。
- ②中国，对边鄙而言，指中原地区。
- ③先帝，指已故皇帝汉武帝刘彻。哀，怜悯。虏，这里是对匈奴的轻蔑称呼。系获，俘虏，掠夺。这是说汉武帝担忧边疆地方人民长期遭受敌人俘虏掠夺的患难和苦痛。
- ④障塞，在边境要塞处所筑防御据点。飭(chì)，修整。烽燧，烽火燧烟。即在边境作高土台，台上立桔槔，桔槔头上有笼，中置薪草。有寇，即举火燃起烟火以相警告。一路之上，筑若干台，一台烽燧既作，邻台即相继举火，以次通告各地戍守之兵。屯戍、屯田驻军以戍守边疆。
- ⑤“边”字衍文。有人说边字属上读，但下文“屯戍而备之”，无边字。“用度不足”一词，乃汉人通用语，《汉书》屡见。本书《未通篇》亦有此语。即经费不够开支的意思。
- ⑥蕃，繁殖，增加。货，货物。长(zhǎng)，增加。这是说发展货财，增加财政收入。
- ⑦执，守。执备，守备。
- ⑧乘城，守城。
- ⑨贍，足，供给。

文学曰：孔子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①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②。畜仁义以风之，广德行以怀之^③。是以近者亲附而远者悦服。故善克者不战，善战者不师，善师者不阵。^④修之于庙堂，而折冲还师。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恶用费哉^⑤？

- ①语见《论语·季氏篇》。诸侯的封地称国，大夫的封地称家。原文意思是说诸侯大夫不必担心土地少，而应担心分配不均平；不必担心财产贫